



茗溪集卷第二十四

銘 贊 偈 序

湖州德清縣慈相院新鐘銘 鑄鐘疏附

吳興德清縣僧廬曰慈相居縣治之北巖壑低昂之間號為勝利冶鐵為鐘有年數矣器小聲細不足為是邑朝昏之儆院僧用琳始欲改作而武康信士聞人譽施錢三十萬以為勸率範銅一百三十三鈞三分鈞之一求募辛苦範成而琳亡道俗愍焉越再歲長老僧道戒與其儔道殊本立懷仁行輝惜功用之中廢悼前作之孔艱合力經營散募邑衆凡用錢四

百萬始克周備匠胡姓元美其名者妙得于心知名
江浙以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丁巳一治而就隨叩響
發鏗鉤雄渾溢于四境觀者疊足巷无居人咸謂宜
有款識以詔來者屬同郡太簡居士劉一_止生為之銘
銘曰 我佛如來方便微妙考鍾弗先謂失樞要惟
昔祇園具存典則大士圓通多從聞入声徹出途咸
息苦趣問胡以狀罪性空故佳哉秘工一治而就出
以机軸鏗鉤隨叩我願聞者了自聞聞声念相發于
彼朝昏六用既泯返流得源是聞与声俱滿大千吁
此器寶作鎮山邑 期億萬年與 宋无極

鑄鍾疏

黑業現前冥途長夜衆生自息罪性乃空惟鍾声之
遠聞發耳根之深省豈獨脱苦趣於沉淪出暗之域
抑將回淨念于醉夢顛倒之中此是藏教苦口丁寧
只要檀那甘心布施共成茲事幸勿失時

德清乾元寺重脩齋厨疏

千歲寶藍杭山臨水二時清衆洗鉢同堂上方之香
積不來禪悅之珍羞難飽欲使食輪之先轉豈容庖
舍之弗嚴恐有本分衲僧不魯嚼破一粒米便是古
德叢席也要坐處三條椽惟大檀那與人安樂

募財重修孔侯廟疏

山翠攢叢鵝屢鳴而表瑞溪流衍迤龜左頤以懷恩
寧惟前代之美談茲乃一方之勝事惟新進之家鼎
盛而故侯之廟獨隳棟宇前歆日星下徹矧豐年之
薦至豈陰祐之敢忘毋事多言共與此役

飛英寺緣化脩塔疏

溪城萬室錯居洲渚之間窳堵一峯高出水雲之上
號稱文筆又頻鎮山豈惟增氣槩之崢嶸寔大係士
民之休戚詎意百年之勝橫罹半夕之災所冀檀那
深詳利益阿育王之願力默運胸中多宝佛之神通

悉由筆下作與此事今正是時

姜山靜疑院鐵磬老師通公真贊

堂、律師了無上乘律彼後生約束如繩我疑叶師
師笑而嬉曰我無心法何所依以無心故說持說犯
以無法故橫堅鈎貫我知是師說本無說身心了然
片雲孤月姜山嵯峨宛在世外訪師遺蹤惟鐵磬在
片雲出山孤月麗天鐵磬不鳴声滿大千

自作真贊

枯木寒巖形影相依祿食而懼孰與遯肥四十九年
我知其非已往不諫來者庶幾

又自贊

居閑無所樂從仕無所愧忽作此兩言自省過去事
害性多矣晚乃安苦心至矣晚乃甘咄我無初終得
喪兮又何乘除于其間

黃草道衣贊

吳人緝黃草若麻苧貧且賤者服之聞居士始用
作道衣并為之贊云 何草不黃誰其紡績持以售
人得不償力居士少賤組麗是飾力貧作奢終愧于
色居士老愚山澤放逸下澤有車登山着屐被此草
衣相羊自適倦鵠依林野麋卧石維此草黃不失土

職不以本然隨彼染習戒哉居士服之無數餘年幾
何以永厥德

任公子言其先君奉觀音大士有感供果
不枯而長太簡居士劉某戲作此偈
無根抵而生不雨露而澤是事云何誠意感格當知
世間明暗空色種種形相從心地植我問公子承誰
息力若箇是空若箇是色公子不言一笑而答

言箴

余惟不言人或以為簡余惟多言則惧取謗而招
譏嗚呼其危矣哉余將處夫言與不言之間曰加思

而已

勸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怨汝詈汝擇焉而動
動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曰勿恤

勸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會摠錄序
蕭開老人周嘉仲往在政和間兩募道浴于錢塘南
山淨慈禪寺建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勝會自
製勸發心文及啓曰疏語詞旨周盡懇到悲切意者
以衆生背覺合塵攀緣善惡流轉生死為可哀愍于
菩提中雖或今生見聞隨喜中又畔違如隔日瘡以

其未嘗知發大心心與境爭力強者奪中又畔違無
足怪者故為此勝會中人下成佛作祖種子嗚呼偉
哉時釣臺先生諫議江公實為之記又為智炬白語
精深奧妙閑肆演迤讀其文知其致力于斯事非一
日矣嘉仲以前後矩範及製文與釣臺之作合為一
集屬余為之序余觀世間未有不由發心而能有所
建立非特佛氏之言也所謂大心者際而言之曰出
世間心曰堅固心曰決定心以出世間心而行世間
事且輔之以堅決則成敗利害死生禍福之間初
若無物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視身世如浮雲視死生

如晝夜視軒冕富貴如棄涕唾如其不狀則顏子不能居陋巷而樂仲尼不能不畏匡而不憂夷齊不能重節義而死子房不能辭功名而去高山翁不能傲富貴而不來而况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者乎雖狀是心豈有殊哉所謂出世間抑非兩法也釣臺先生以清節直道仕于朝論議之偉士大夫能誦之而蕭閑老人者年踰耳順官不過下大夫或不越州縣壘狀坐環堵面有孺子之色而辛苦作佛事心存救物其事為可哀故余論人必察其用心而不敢以窮達為重輕余既歎蕭閑之勤而又喜釣臺之文為

足以增重于斯事故并叙之紹興十三年四月乙酉
吳興劉某序

錢氏箕裘集序

右錢氏箕裘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悅字稷臣者之所作也武肅以兵拒巢賊討劉漢宏誅董昌蓋有吳越之地尊奉上國四傳至忠懿王武肅躬蹈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唯謹方

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京師太祖慰遣甚厚

太宗登極卒以國入覲而吳越之民幾二百年不識

兵革其陰德之茂在人膺肺間至于今未忘也士大夫喜道其事而傳聞異辭或不審諦故稷臣類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與家世榮遇人才瑰傑有聞于時者若干人以為此集將附之家譜屬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門地之盛席勲旧姻戚世公世卿寵遇赫奕不為不多顧獨以思澤聞而人才輩出表儀縉紳如錢氏者未見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他異歟異時位孤棘秉旄鉞者余蓋識其一二即之退然如窶人子論道古今考質疑義以自樂于名教其意豈肯與思澤侯比其有挾冊覓舉與寒士較得失率改苦食淡

淬礪事業使余愛歎之不已也况前輩碩儒所謂一門三學士三世四賢良與其政績行義超詣卓越余之所跋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是知人物門地事不兩全錢氏既兼得之又何多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七葉珥貂亦無取云稷臣在宗族中為最不遇者客居異縣疊狀坐空廬讀古書行古道而有藜藿之色盖余寂莫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吳興劉某序

慧和尚四會語錄序

師諱居慧吳興人俗姓吳早安習天台教已而更服

入叢林從甘露長靈卓公得道尋出世為人閱四名
刹曰天聖曰靈石山崇曰日何山宣化曰道場山護
國既示寂門人道樞集四會演暢語句成編俾信士
刊行散施開悟後學屬余序之余嘗謂釋迦之親付
飲光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是不容聲
矣然從上祖師一時言句流傳世間亦既甚多為有
言即為無言即世尊良久外道得入既不在言語有
無之間亦不離言語有無之間或曰此有得焉則知
從上祖師與師之心一也師住道場最久孝徒四集
觀其為人處傾困倒廩无所蓋藏老婆心切于是為

至古德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意直欲
出一隻手一時拽入即余恐得入者并門失之是乃
師之意也欵銘具二十七年二月十日太簡老人刻
其序

苕溪集卷第二十五

疏語

祈晴疏語

瀕海之郊水之潴積雨暘涉旬及覆旱溢乃春甲子
連雨不止民之望秋曰于茲始春澤既多其後則愆
消息卷舒理有必眈惟神相民憐此過計無使僭差
以訖嘉惠

環湖作郡繚郭為田當三農舉趾之時抱百日連陰
之雨顧斯民為可哀愍惟大士是真依歸爰啓淨筵
仰延瑞像廓山川之氣翳還日月之清明庶幾佛慈

不違民願

自冬徂春繼雪以雨夏淋漓而未已惟墊滂之是虞
安能致力於人為唯有投誠于天造願收陰慘覆以
春溫民將有事于農吏亦獲逭其責庶殫簿効仰報
鴻恩

運在木饑既蕪一年之蓄候當陰肅更經三日之霖
耕夫共苦于沾寒穡事尚幾于簿少願廓山川之翳
俾終場圃之功

兩三日曰霖過則非福雪盈尺作瑞甚者為灾婦子
有號寒之聲衣褐無卒歲之具惟民可憫願帝霽威

秋稼方穗我田既臧茲惟上帝之降康寧使成功之
或爽風雲驅掃願即霽於陰威種稔後先俾悉臻於
堅好

積潦十旬方拜時暘之賜疏苗千隴又懷垂槁之憂
雖屢瀆以知慙念歸誠之有素慈雲廣覆願舒不盡
之陰法雨滂流更借無邊之潤

謝晴

雨淫不止民懷墊滂之憂農事小愆吏受怨咨之責
忱辭潛達嘉應已彰仰惟神靈近若影響念天地之
大施雖曰難名効螻蟻之小勤庶云知報

常寒為沴積潦是虞祇款淨筵用伸微悃隨緣赴感
若影響之於形聲及雨為暘蓋威神之所變化吏敢
忘報民實知歸尚期無礙之慈終此有年之賜
暑雨祈寒念群情之多怨金穰水毀諒歲事之可回
職在近民責則歸己方冀忱辭之上達敢圖哲鑒之
下臨莫報洪慈誓堅精意

曩者積陰于茲再瀆惟大士具慈悲力度衆生以方
便門僅同指顧之間忽若形聲之感莫伸微報徒激
懦衷

淫雨不止稽事稍愆念小民寒暑之怨咨寔司其責
惟大士神靈所變化何有甚難甫露微誠遽蒙嘉應
仰戴生成之德敢忘報事之私
迺者有淫潦之憂祇告群祀神用頌答如響惟神惠
民吏則知德其何敢不拜

祈雨

故歲不登新田未墾曾無才澤坐閱上春仰天地之
垂慈有風雲之赴感國無六年之蓄日急矧今民之
方飢雨自三日以往為霖願濟時而僅民
郡號瀕海壤地寔腴而陂澤無瀦蓄之利雨暘過差
民悉以告于吏、特牲酒禱群祀不則縮手無他力

也今境內不雨僅閱兩旬河流日損舟楫告病農懷
隱憂史已莫知所出惟神會此民久矣曲折之狀宜
知之詳其終惠之敢固以請

謝雨

以心為心不奪衆生之志願日雨而雨了知大士之
威神民用交欣吏慙莫報尚冀覺慈之無礙終令歲
事之有成

曩者有旱暵之憂祇告于神應期而雨越二日復霽
如初懼吏不知謝及克終受神貺嗚呼田壠折矣禾
不得滋以穗也井洫渴矣民不得酌以溉也神其忍

聞之乎敢涓辰往拜以謝以請

祈雪

郡境自秋闕冬甘澤甚愆河流告涸麥田龜拆民懼
疫癘歲行盡矣雪當應期是用祇見群祀嗚呼匪惟
民實依神神亦惟民之依其庶幾發盈尺之祥沛優
渥之德也惟吏與民敢不知謝

十旬旱魃方疫癘之是虞一夕同雲識豐穰之有兆
惟此及民之實何殊雨粟之功益知大士之普慈曲
赴衆生之微感已拜先春之賜尚須盈尺之期

謝雪

海邦千里念甘澤之久愆 帝闕九閔冀飛章之上
達仰瀆蓋高之聽自忘不測之誅豈意洪慈俯垂嘉
慶應同雲驟合已沾濡槁之恩尺瑞可期願卒有年之
慶

苕溪集卷第二十五

苕溪集卷第二十六

祝文

疏語

春祭諸廟祝文

季春謹時春物既陽日直大火戴勝降桑農夫力田
婦服懿筐神貺以時適茲雨暘守土為民敢替厥常
予以告虔牲肥酒香

秋祭諸廟祝文

惟時仲秋百物順成秀且實稼實穡：黍稷薺：將
穫積雨賜小德民則怨咨吏當責及其成功吏亦何
有繫神德春秋祈報著于禮典守土職神其鑒茲終

惠我民毋爽忒自今以往醴酒魚羔燕此佚豈惟我
民神亦庶幾有飲食

冬祀赦祭諸廟祝文

展采崇壇秉圭奠璧風雲奔走各以其職皇帝曰嘻
惟時幽明交相厥事同我慶成昭天漏泉沛澤均被
肆命有邦稱秩群祝天子萬年宣室受釐亦惟爾神
永有依歸

赦祭諸廟文

皇帝以正陽之月復正大位肆赦多方稱秩群祀我
守土臣用祇祓以告嗚呼天惟祚宗若周邦卜世卜

年以永無數惟神各率迺職用奠方隅弭難消兵毋
有不庭為君民憂則神永有主民有報事尚勉哉

皇帝登極赦祭諸廟文

白皇帝總師靖難勤勞王家功大德備念歷數之有在
審謳歌之歸已迺以五月朔旦登受大寶天地交感
日月揚光赦令既頒澤及幽顯遠近臣吏下逮黎元
扶老携幼手足踏舞或至感泣願少須臾無死以觀
中興豈惟臣民神亦永有依歸各率迺職用勵相我
國家其毋怠

車駕巡幸祭山川文

皇帝南巡諸侯罷綏吳越寬政毀閔薄歛已責德意
甚厚於是命有司走群望謹故事也惟山川之靈各
率迺職用先後奔走勩相我王家安安爾封疆則爾
神亦有光寵

誕皇子赦祭諸廟文

皇帝昭承丕緒卜年以永九廟儲休是生元嗣配天
其澤敷錫萬方肆命守臣稱秩群祀用祇祓以告

越州修城祭廟文

郡介居江湖之間環水為城山潦暴集衝墊圯剝閱
日滋久襟袍虧踈無所蔽障某承乏帥事甫見吏民

問所先務則曰無城何以保民慮事量功所不敢後
凡板榦畚築之具土物遠近之程分授有司涓日剏
始惟神其相茲後使工不病勞期不愆素以迄有成
惟神之休敢不知謝

重修告成觀奉安聖像祝香文

伏以會稽鎮山陽明洞府昔開遽館上奉高真既圮
剝而弗圖懼欽崇之靡稱是用新絳闕通明之殿嚴
紫清眸穆之容爰擇吉辰具陳妙供臣有愚悃仰冀
降衷兩宮蒙塵念絕幕之既久嗣聖即政曾奠枕之
未遑外虞猶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群寇非穹蒼之

悔禍豈人力之能謀伏願眷我家邦錫時祉福回鑿
並駕見二聖之重歡弭難消兵衍一人之有慶

代太守謁廟文

某服天子命以有民社維日乙巳臨視印章越三日
丁未用祗見于群祀惟是愚暗拙疎無補事功以為
大懼仰惟先聖先師實寵靈之俾安厥職某亦不敢
忘所學

祭勾芒文

故事立春出土牛耕以示耕之早晚惟帝布令神實
相之尚左右民俾為善歲

讎祭文 太陰神

刺史嚙天子命有民社將壽民無妖凶惟時季冬日
歷虛危陽鬱未伸強陰負時百鬼憑依幸時不虞躁
戾險肆跳跟上下噓氣為疹使人寒燠求食嘔泄不
知媿恥刺史不得不為民憂是用考稽禮典索室驅
役傍礫于四門之外擊戈揚楯追逐以出屏之遐陬
惟神卒相此民其母惠奸刺史將寃聖天子涵養吹
噓與物為春之德

天寧節祝

上皇回鑿疏語

朔漠飛沙遠想鳴鑿之節首冬在候俯臨誕聖之朝

惟是舊臣敢忘善頌

太上道君皇帝伏願明神薦祉鄰敵革心佇龍旂早
晚之還副蘭殿晨昏之慕

胡地風霜念屬車之遠狩漢家歷數當嗣聖之中
興緬懷孝養之勤爰罄誕彌之禱

道君皇帝伏願壽隆箕翼福固山河慶萬里之遄歸
儼百靈之森衛

歲星屢易尚勤絕域之遊誕節俯臨益動故臣之感
惟時中外咸罄禱祈

道君皇帝伏願壽與天齊福侔川至儼百靈之警衛

慶萬里之遄歸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大祥就法慧寺修

水陸道場并齋僧疏語

仙遊已邈永違率土之瞻依祥祭甫臨難抑舊臣之
悲慕有嚴法會祇誦秘文用自竭於丹誠庶少資於
冥祐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伏願圓成妙果超證上乘至彼
帝鄉居先王之左右永茲世祚燕後嗣之子孫

天申節祝 聖疏語

九廟儲休三靈錫羨篤生上聖用啓中興占誕彌厥

月之祥螿於萬斯年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乾坤共久翼翌比隆上恬下嬉燕周
家之禮樂東漸西被莫禹貢之山川
宗廟儲休克相續承之始人神交慶厲當震夙之辰
爰假妙因仰伸善頌

皇帝陛下伏願丕承帝眷誕保皇圖率土底寧歸謳
歌於四裔後天難老卜歷數於萬年

天昨朱德將底于中興福孕宗祚篤生于上聖采天
保六章之義螿華封三祝之勤

皇帝陛下伏願等固山河比隆翼翌乃文乃武益光

並受之丕基得壽得名克續無疆之大歷

茗溪集卷第二十七

請疏

題跋

請承天文長老疏

道人分上隨處縱橫佛事門中臨時顯設而况開千
年之祖席新一日之叢林須是作家承當此事長老
文公天童嫡嗣黃龍諸孫以為道俗之宗師端是人
天之眼目機鋒電掣棒喝風生惟承天道場蓋會稽
名利百文之規繩久廢瀉山之警策無聞近自琳宮
復歸蘭若尺天寸地共知道化同流萬壑千岩請向
要津坐斷當仁勿避正令須行

請天章長老再入疏

在、處、皆是道場刹、塵、無非佛土而况風煙
絕景岩壑故棲修竹茂林有東晉群賢之勝踐琅函
鈿軸藏西清列聖之寶章惟此任持不同眇小長老
某人機鋒獨出福慧雙行雲門宗支密傳心印蘭亭
世襲自立家風此時無異彼時已住不妨再住直須
化出善財彈指之閣再安維摩方丈之居是為未後
神通為作當來利益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請文寧覺長老疏

越絕城中宮如化出窳堵波下峯是飛來鐘鼓四聞

烟雲環拱堪作人天眼目方可任持正當時節因緣
不容放過長老覺公宗門先覺古佛後身示不二於
默然擲大千於方外全潮不露孤月現前雖云自己
家風要是為人邊事臨時顯設在處神通無舉足下
足之殊何彼方此方之擇再試金剛寶劍拈出古廟
香炉尺地寸天同歸指掌千岩萬壑此是要津已屬
當仁不妨坐斷

請天台教院開閣梨疏

一心三觀蓋從寶假中求萬論千經不離言說邊事
兼融此義須假通入閣梨開公威德嚴身清真拔俗

游戲三昧以筆力為神通和會兩家用儒書作佛事
惟天台淨刹據越絕要津自利、他正要屢中之隱
無說、法始名教外之傳僉曰當仁毋勞固避

請圓通教院如閣梨疏

領略真機覺悟止由一宿縱橫妙旨談說至于北甸
有覺非真多談亦妙欲了此間勝義直須本分導師
閣梨如公道學邃深辨才通敏支遁之善探宗會雅
蒙謝傳之知道安之略徧群書宜得習公之譽矧圓
通之古刹號靈感之道場入于大士有緣食是諸天
打供苟非宿望難服衆心舉步而識象王茲焉取法

探穴而得虎子誰敢爭行教僧舊呼師要恢東越之
宗風無愧靈山之聽衆

請天長知觀蕭法師疏

鑑湖一曲琳館百楹草木葱龍煙霞清潤賦詩載酒
跋翰林外監之蹤騎氣御風有安期羨門之侶惟是
勝士乃堪此居知官法師挺拔俗之孤標秉棲真之
素志丹絰石髓曾遇異人金母木公為傳真誥主張
道紀領袖羽流庶幾惠然肯來為成此段奇事

請龍瑞知宮棲法師疏

會稽鎮山陽明洞府齋宮宏啓羽帔四臻必得名流

為扶道紀知宮法師神栖物表心拜帝闕讀三洞之
秘言受七真之妙訣飛符喫酒未忘救物之誠採朮
茹芝便作住山之計僉言所屬仁者何辞

龍瑞宮開堂疏

太上妙道體合自然三洞靈文言無韻麗欲開此秘
必得其人知宮法師慕箕頽之高風有孫許之勝韻
巖棲穴處不妨風馭之從游心拜默朝自覺帝闕之
只尺來從東秀坐鎮陽明傾耳藻書洗心萍衆祝
君王之萬壽費寶祚之中興

題褚氏印施金光明經後

會稽褚邦直印施大乘金光明經荐嚴二親用報罔
極屬余題其後每得書問無恙外未嘗不以為言余
謂孝子之於親無所不用其至以為親之德不可報
者終于不報而已若曰必報在一念頃蓋已周徧十
方於光明會上菩薩諸佛如一一親至其前承事供
養無空過者而况此經一句一偈一字一義了然在
目其為莊嚴亦豈有量乎哉余之輩無能加損也紹
興三年十二月戊申吳興劉某題

跋李尚書贈政上人三詩

政上人携尚書隴西公送行三詩見示將刻之石俾

余跋其後隴西公胷中如水鑑所見又物不能以情
遁師既經題品矣黃龍三闋不足透也紹興五年三
月日吳興劉某題

題章致平丐父內徙表後

故禮部章公刺血上疏丐父內徙懇到深切辭氣兩
盡既上半歲而得請家人子弟鮮有知其事者後四
十年而公之真蹟乃存于一時故相之家公之次子
今上饒使君實得之嗚呼豈偶然也哉豈偶然也哉
使君不鄙見謂且使跋卷軸後某伏讀數過且喜且
悲之悲公誠孝之實久湮而未耀喜公之有子能致

之於流落艱難之中俾公行義略見于此書而世襲
之美抑他日又有文焉者也紹興十四年六月某日
吳興劉某記

跋司業許公墨帖後

司業許公在太學時某為諸生實相先後因獲從師
德游公行義文學一時宗師非但鄉里後進如某者
知敬慕而已逮今踰五十年前輩軌迹既不可追師
德又下世而得此卷軸於師德之令子展讀感歎謹
識其後

跋孫求仁運屬夢記石刻後

求仁三歲而孤又二歲喪所恃寄養外家世間可悲
愍事無越於此當是時人其謂我能自奮身大其家
風種學績文為多縉紳光賁泉壤如今日之懿乎成
否有命雖求仁亦不敢自必抑其先德有以相符見
於夢寐殆誠孝所感發云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辛丑
吳興劉某書

跋南宮唱和詩後

太僕公最先得詩名後來宗英皆莫及計與東坡先
生同官時距今七十年中間某居太學不敢以姓名
累典謁晚乃得此卷軸於公之曾孫師醇某年已八

十矣追前輩事三歎而歸之紹興丁丑八月上澣吳
興劉某記

跋莫用之書藏經

同郡莫用之未老而請老好閑而得閑之久不得面
一日持所書釋氏藏典曰寶積華嚴涅槃經及大智
度論等累四百五十餘卷通為四十八函見示以薦
其親又於報本禪院創修輪藏以貯此經累歲而後
辨嗚呼亦良苦矣予真為之喜三歎而歸之曰用之
於今志願已畢真得閑矣真得老矣紹興二十九年
七月丙戌劉某行簡書

題費校書被召書命軸後

毗陵費懿恭校書之子錯為歸安丞一日過余出其
先君同陳去非大叅張彥實舍人召對書命於今三
十年三君子皆一時名士之畏服者也其後陳張
二公位通顯懿恭僅居三館已而歸隱錫山再召不
起蓋其志也世人以進退議得失余以謂士各有志
亦有命焉苟遂其志均為得也何失之有獨喜懿恭
有子能世其家若相乘除云紹興三十年正月庚子
吳興劉某行簡書

茗溪集卷第二十七

茗溪集卷第二十八

啓狀 致語

答高麗先狀

伏承茂膺朝選八觀天津効梯山航海之勤有就日
望雲之喜郊垌迎勞行脩授館之儀賤翰翰情有愧
執謙之厚眷言欣悚罔既敷陳
伏承遡鯨波而脩貢趨鳳闕以觀光亦既勤勞有嘉
忠恪行長班荆之勞遽蒙枉牘之私感愧惟深名言
罔既

謝土物狀

貢篚星陳方謹多儀之享餘珍波及不圖私好之隆
靖言此心惟德其物感銘滋厚敷叙奚殫

華旌暫弭式觀於清規方物載陳更煩於私餽輸情
良厚永好敢忘愧佩之誠名言罔既

回旦望啓

季秋謹時肅霜在候恭惟某官遠脩方貢備著賢勞
宜神物之陰扶擁福祉以來集未遑修慶先辱枉緘
感愧之私名言靡究

并當建成節謹授衣恭惟某官享上惟忠宅心以道
宜百神之友相茂多福以來綏曾修慶之未遑遽貽

書之猥及眷言感愧罔既敷宣

回高麗使先狀二

伏審抗旌脩貢將覲於日邊飛鷁候途已臨於浙右
行展郊坰之勞仍瞻原隰之華脩問未遑占書猥及
眷言感愧罔既敷陳

伏承泛雲海之浩茫欣茲入覲想天津之壯麗行矣
觀光辱函牘之過勤如舟師之在望即諧瞻晤良極
忻愉

謝高麗使副土物狀二

稱贄鼎來僅展行艫之勞輸情良厚更分貢篚之餘

既用拜嘉敢忘佩德

畫鷁經行幸清規之獲展殊珍問遺豈私好之敢期
仰披牋牘之勤抑認情文之盡遂巡拜貺欣愧交懷

荅贈物狀二

竊以適程子之驩心贈之束帛酬季札之嘉惠獻以
紵衣輒陳薄儀用荅厚意有少土物具在別牋
竊以惠好猥加感深贈帶物儀甚陋愧匪報瑤有少
土毛具在別紙

回使副不赴特排宴狀二

授館云初瞻風是幸我有旨酒冀陪揮麈之歡客歌

驪駒莫遂攀轅之願枉華牋而敦喻佩諫德之彌光
感愧惟深敷宣罔既
飾厨傳以稱容蓋列壁之常儀銜杯酒以接歡實鄙
人之私願遽蒙誨諭仰認勤誠諒溫詔之趣行及需
雲而稱壽挽留莫遂悵快何勝

代貢土物狀

侯邦歲聘既遵典禮之常 天子時巡愛寵 祖宗
之舊辱在守土敢廢多儀前件物三壤所宜九賦攸
出冀備充庭之實用伸旬日之誠

代會高麗國信樂語

鳳檢卜行往賁三韓之國鯨液萬里少勞一葦之航
恭惟國信某官驚代人豪柱天賢業處漢廷諸公之
右受上聖非常之知眷彼遐方夙殫臣節肆奉光華
之命往宣問勞之思念將聳異域之崇觀顧必極中
朝之妙選二三子莫出孰為安魯之謀第一人肯來
自足增唐之氣而况問文成之安否傳曰傳之篇章
雖曰賢勞實資重望仗平生之忠信席大國之威靈
涉雲海之浩茫望神山之咫尺一何壯也不亦快哉
知府某官喜接行驢宏開雅宴願盡奉觴之禮少延
揮麈之歡集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聞說清臺入夜

觀文星今合照三韓頗知禮樂尊周室更遣威儀識
漢官海若驅龍迎瑞節飛簾隨鷁借輕翰歸來玉殿
承新渥準擬黃麻仔細看

代送京西運使樂語

華旌耀日莫留使者之登車綺席臨流遽見主人之
送客矧茲舊部仍是故鄉願桃李之在人甚多豈楊
柳之攀條無贈恭惟某官珪璋瑞器嶽瀆英姿曩膺
宸宸之簡求出揔東南之大計規摹宏遠聲實著聞
得請真祠久遂優賢之樂觀風近甸更欣將命之榮
共知行旆之西飛正是鋒車之便路佇叅密命入踐

禁途知府某官久奉勝遊曲敦雅好繁絃九奏重增
南浦之傷別酒一罇願盡陽關之唱某等叨采樂部
獲侍台墀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願盡離筵三百杯
星輶西去幾時迴銅駝柳外飛華節金谷花邊望使
臺富國倉箱歸善計濟川舟楫賴宏才公行勿亟朝
天路 帝有甘泉密詔來

代會使相上冢回致語

牙璋前導聳里閭之勞觀綵纜徐牽指日邊之歸路
縉紳共仰出處兼崇恭惟某官霖雨聖時股肱國體
紹復先王之_永大業鋪張對天之宏休鸞省倦遊楓宸

予告都門供帳寧論踈傳之歸鄉宮錦賜袍持罷元
忠之拜埽方將休望本朝之意須鄭公上冢之還促
舟楫以戒途擁節旄而就第入摠均衡之重求綏揆
鼎之榮知府某官喜接台光宏開雅宴願盡奉觴之
禮少延揮麈之歡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勲高
一品重朝班暫擁麾幢耀里閭踈傳莫誇供帳罷魏
公今賜錦袍還画舫即赴青門召甲第休營綠野閑
直待汾陽書考滿始應几杖傲湖山

代秀守請交代致語

樓船飛下暫違北關之星辰瑞節初臨增煥南州之

風景歡聲在路和氣生春恭惟知府某官川嶽英姿
瑤璋粹質繡衣持斧荐更使驛之光華錦帳握蘭夙
著丹墀之問望謂持荷之不遠姑剖行以均勞特借
經行少勞坐鎮一方濡槁共知甘雨之隨車千里噫
枯已覺仁風之在扇知府某官亦迎旌飾喜接輝光
情深契闊之私義重交承之契願盡舉觴之禮少筵
揮塵之歡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樓船疊鼓破
煙輕欣見兒童竹馬迎錦帳握蘭更罷春繡衣持斧
茂威聲共知甘雨隨車到已覺仁風逐扇行自是玉
皇香案吏肯容蕭散寄江城

聖節勾隊

雲霄在望遙瞻北極之尊劔佩相磨共罄南山之祝
且命蹁躑之侶少資和樂之容緩引笙篳舞童入隊

問隊

命侶嘯嘯有翩若驚鴻之態整衣搖珮豈暮為行雨
之人來近台階盍言尔志

放隊

回雪輕盈既呈於楚舞行雲流轉宜返於巫陽再拜
台階相將好去

女童隊心致語

某聞里社開祥當良月光春之候華封獻祝卜後天
難老之期並舞簪裳遙瞻魏闕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真人已昭極治之功宜享
無疆之歷廣成子千二百歲未足誇多天皇氏萬八
千年於茲為盛卿雲紛郁化日舒長共殫祝聖之勤
均錫在公之酒星陳樽俎鼎沸金絲某等獲侍台階
欣逢盛會願綴容于六佾庶共樂于千齡未敢自尊
伏候台旨

代請越師致語

師徒取道共知元帥之行父老出郊爭覩故侯之至

可無樽俎少駐旌麾恭惟某官節厲冰霜量涵江海
臨難得仁者之勇接人皆有德之言更惠愛於六州
歷光華於五閣惟茲舊治實戴殊恩孤城獨存賴魯
公忠義之力雅俗未改服劉寬孝弟之規故應清夢
之餘尚記甘棠之舊當年追餞見攀轅卧轍之悲今
日經行有分閩建牙之喜某官甫迎舟艦欣望光塵
十乘啓行難留于去傳一觴為壽少盡於群情云々
樓舡十里駐郊垞父老扶携夾道迎臥轍攀轅曾結
戀建牙分閩喜經行樽前歌舞皆親按眼界風烟特
地明要看山公歸倒載莫辭芳醕細深傾



茗溪集卷第二十九

青詞

祭文

還醮

臣伏以天聰甚高難窺昉鑿誠心雖近可貫幽明顧
危惻之已陳仗飛章之上達伏念臣稟生公屢涉世
謬悠犯難滋多歷官既久曾滿盈之不戒固顛躓之
是宜一自墜傷七經旬浹楚痛小減步履尚艱昨叩
洪慈仰承真誥謂飲食之貽咎致疾疾之在身自省
乖踈復深誨懼尚祈蒙覆曲賜洗滌愚衷倘格於聖
衷藥力必資於道力庶殘骸之復舊當盡室以知恩

乾坤施厚念覆育之難名螻蟻命輕亦兢慙而知謝
敢殫誠悃上叩真慈伏念臣賦性顛愚稟生孱劣由
寒暑之不我致疾疢之交攻忘已甚微仰天求禱陰
賴神靈之相遂收藥石之功雖報禮之弗虔豈斯言
之敢食尚祈哀憫曲遂生成

焚黃祭文

某不肖承先人緒業遊學覓舉垂三十載名八上於
春官再賓興於鄉里年踰強仕如竊一第三釜之祿
不逮親存心自悼念罪道於天又十一年通籍於朝得

官御史會天子明堂祀成賚及出顯贈先人之官
予從八品實為初典先妣曰太安人超初贈一等某
屬省官守不獲躬展墓下謹遣長孫巒奉綸綽以告
嗚呼漏泉之澤雖曰有光陟岵之恩惟知罔極仰祈
不昧服此上恩

祭江子我即中文

嗚呼子我行如古人而不有合於今志如古人而不
克行於時嫉邪佞其如讎欲捽辱而鞭笞懷曾中之
不平用申吐於其詩自仕言之以處士起為望即固
非終否自公言之或以為不遇且之且隱蓋次山之

聳牙漫浪而太白之歷落歎歎僕始識公嚴灘之湑
接詩酒於逡巡陪杖屨以遨嬉曾一別之幾何乃生
死之乖睽雖無斗酒隻雞之約車過而不下則何以
寫吾心之悲一觴之微匪以為重亦庶幾澆公之礫
魄也公其尚聞之乎尚饗

祭方時敏學士文

天之昇人在厥初生迹其初生順者以喜之者逆以怒
幸與不幸繫其所遭賢才富貴無德阨窮遭其喜也
怒則反是君子幸其喜而順而順者常少小人幸其
怒而逆而逆者常多蓋天之少喜多怒抑若人之情

歎嗚呼時敏才大意廣識高理明文足以起當世之
陋學足以訂百氏之惑抵掌雄辯前無古人其與人
交一語道合握手論心傾困倒廩金石之堅莫能移
之非吾臭味鉅公長者有弗顧也嗚呼知吾時敏蓋
莫如僕謂當羽儀朝廷金玉王度盡發蘊藉措之
事業仕宦浸久失其所途私心怪之然終不以吾時
敏為不遇也意將有待嗚呼哀哉今則死矣吾望絕
矣且天之生斯人也為有意耶為偶然耶深惟其故
不在於今在其初生逢天之怒不逢其喜蓋吾之說
信也如其不然天之于人顛倒迷謬豈若是耶人誰

不達公獨困躓人誰不壽公獨早世安能釋吾心之
悲哉僕也無似早獲定交伯仲之間周旋二紀情若
弟兄憫其流落振其飢寒不鄙其愚過相稱道凡交
游間無從見譽私問其故則曰得之伯仲之言公實
寡合不輕然諾他人未始得此於公僕亦展轉自疑
其然去年夏秋詞官京師公從北門帥幕之辟訊問
一通且見令子得公起居僕尋東歸未更三時已聞
其訃號呼稱寃且信且疑會有賓客自北來者頗言
公喪已至國門諸孤館食于仲氏居然則信矣悲將
柰何永望靈車往哭無路緘調遣莫以寓此懷僕心

誠悲詞不能文公其鑒之尚饗

祭族兄無言脩撰文

嗚呼天之生才豈曰無意既授之以能為之質必處
之以可為之地苟異於是者其必有謂矣夫天地之
秀在人為賢才在物為山嶽彼山嶽者亦貴夫為群
物之利是故丹砂金玉之寶榘桐栝栢之材取之而
不窮用之而不匱到於奇峰峭壁無所依而獨立不
借土以發生則世不求其用而以為瑰偉絕特之觀
蓋造物者之戲也嗚呼公之生也自其少時有不可
尚之氣既沉涵乎六籍又均貫夫百氏其推辭妙思

沮金石而感鬼神風雅離騷配聖經而發鼓吹當其
抵掌而劇談操筆而論著老師宿儒引避太息而後
輦初學袖手屏息而側睨使其從容夜半奉宣室之
問曾何有夫賈生代言內相叅勘難之功而使武夫
悍卒感泣思奮亦何取夫陸贄碩回紀之迴翔嘗踐
更乎中外雖復踞蓬山之上游賈明堂之坐治與未
為使者牧守所至有絕人之稱而用違所長故識者
以為公之才未試也嗚呼今則已矣豈非造物者用
公為戲劇且自夸其神麗耶僕又悲夫人誰不達而
公獨弗遇其如是也僕等於公有兄弟宗族之親而

兼師友之義曾閱歷之幾何乃睽違而隔世感知遇
於疇昔心悵焉而增愧念厚夜之莫追溯西風而賈
涕獨緘詞以寓哀尚平生之不昧嗚呼詢有窮矣而
哀未既也公其聞知之乎尚饗

祭族兄希范資政文

惟公孕川嶽之神秀懷金五之華英問學紛以鉤貫
辭采蔚其緯經行純茂以篤實論感激而深明唾掌
以取富貴俛首而捨功名御玉良而足驂騮既決驟
而長鳴方按轡以徐驅寄萬里於修齡曷歲月之不
淹卒憂患其典并自他人視之公則遇矣若公自視

如龍淵太阿手持而不試曾未足以快其生平斯民
之望也庶幾乎為霖雨以終惠何遽騎箕尾而自北
乎列星惟賤子之意愚席累世之宗盟接步武於左
癰事終歲之筆畊雖通塞之殊途寧喜戚之異情望
五嶺之還轅居刺促而靡寧奉哀訃於不虞淚迸散
而沾纓驚去竒之脫弦悵覆水之不返瓶知此世之
均夢何得喪之足評姑酌酒以叫公尚髣髴其音聲
尚饗

祭張恭政文

岳、惟公至德內充擇乎中庸靡介靡通論議設施

熟復利疚不為今妍不襲往陋惟古其心以觀物宜
用能汎應不久其持惟古其心由古於學聖經沉酣
百氏揚摧氣涵清夷識洞緬邈發為文章豐潤偉卓
粵從妙齡擢秀上第旋中異科聲絕倫類不卑小官
以淬以礪建炎之初始為御史造膝所陳惟理是詣
宰相之官詎以賞功帝度其言有嘉切忠爰自螭坳
代言西掖新我玉皮討論潤色執憲中司紀綱是飭
時方艱虞民情岼岺公居集林獨擅手筆詔令頒傳
曲折煩悉父老扶觀武夫感泣扈蹕東巡入賞樞機
海邦單外憂勤百為既恭大柄正路爰啓賢哲彙征

號令風靡出臨會稽實分憂顧易帥于閩百廢具舉
公之為政甚鄙鈞距不怒而威莫予敢侮兵民興訛
變在漏刻公獨堅卧已乃情得有猷入告不遠王室
出而揚之日后之德 帝曰逆婦子惟汝哲得政未
幾固諾奉祠南昌巨屏繼縮兵符先聲所臨威惠已
孚有若隨會晉盜奔驅重來越絕載欣載愉我馬未
前竹馬在途建業留鑰控臨長江 帝曰重臣匪公
誰雙公至勞民顏色舒々將士欽然驕矜內鋤 帝
方倚公勢如長城奄忽訃門朝野震驚嗚呼哀哉天
不憇遺喪此哲輔山顏梁壞不足以踰公之居家履

行純龐孝友雍睦形于鄉邦公在 朝廷國有著龜
民所具瞻士曰得師汲引後進起仆振淹篤若天性
不見所難我實愚陋公不鄙夷厥初拜公于霄之涓
有須飲我詩文是追凡我往來無從見知寃所以然
公實謂之乖睽會合三紀于茲逮公鼎貴我困莫治
避地飄流拜公在所公哀我窮委曲見語時方須才
子不可去他日丐歸或繼以怒公意必欲寘我周行
蓬萊道山儒士之光温巾實慙公未厭敷或輓或推
不遺餘力我獨何人得此殊遇志窮術踈報塞無路
謂德如公固當期頤公不百年我心孔悲永望士鄉

十舍有溢嗟我老癯奄々氣息徃拜弗躬而愧心惻
緘辭遣奠涕隨言出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浚明文

嗚呼浚明允毅且直行警補貪文追麗則沐頭置經
朝暮紬繹詆訶者聞論必已出其在鄉閭有如古人
斗粟壺漿輯睦四隣彼民有爭諸若求信甲是乙非
諭道諄々疆梗肆暴呼嘯相因聞君怒嗔鳥伏獸馴
家無蓋藏妻子寒飢君了不聞與客笑嬉彼婁人子
叩門求師分少絕甘受而不辭我官于越閱歲其幾
自始識君一星終矣惟時多難羶胡子紀飲馬于江

橫剽田里携孥造君實昧疇苛君與元昆喜見予色
笑言相溫以飯以食踰月避胡采踐草棘驚懼少間
談書與詩二雛在旁精爽權竒笑我拙文如景升兒
我子實愚願言通婚庶幾潘楊永好是論君晚從仕
器業居勵冗不見治百來一試從子之官奉祠均佚
三釜之祿萬鍾有溢如何說養樂不百年天報善人
寧有竒偏七十者稀君實無憾我獨何為中夜慨歎
翁湖之陰海山之陽孰致生芻永望涕滂緘辭祖奠
寓此一觴尚饗

祭褚邦直文

嗚呼君之母與吾母但傳云余晚而仕於越則吾母
既下世且二紀矣始獲拜媵母于堂上媵母之遇余
猶子姪而邦直之禮余猶其元昆也知邦直宜詳嗚
呼邦直質直而好義雍容而履常余貧邦直能館食
之余疾邦直能訪醫賦藥物以極治之余仕于王所
猶一再遇余以相存也別一有餘年余拔閑里居而
老且病相望益遠惟不得復見是懼曾謂邦直乃先
我以歿耶身世夢幻則余既審此矣所深怪者以邦
直之敦龐粹美而祿不稱德年不登耳順凡其親戚
鄉黨與朋游往來者莫不爽然若有所失蓋非持余
不能使余心之不振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敏求文

嗚呼毗山之集甲子一終我年未冠而子尚童誦詩
琅玕辯對纚々我時心識常此童子浸長以來宦學
並驅我西子東子出我居我年加子滿十去一間闕
窮途亦各困抑庚子之冬俱來京師僧牕從容對案
並棲子時方強謂我清羸銜杯漱醪與相娛嬉曾謂
鄉閭不若羈旅襟抱曲折始克申吐嗚呼敏求才器

絕人談經析理窮其涯垠舒為文辭旨切氣振聲馳
左癱見推輦倫俛拾科第如探懷神春官再上吐奇
莫售從使三韓始得一官子亦何有姑為親驩筮仕
以來意氣彌厲錯節盤根見於屢試迹其平生實茹
苦辛遇事輒前不有此身嗚呼敏求甚孝于親生事
死葬不愧於神一昨塋親叩我以銘纍然骨立如有
所嬰曰初卜宅徧歷叢嶽戢沐而風夜卧營荆兆隧
舍廬是經是營一身百須朝暮戴星凡其飾終備盡
典刑孰不生兒乃有寧馨無憂富貴我嘗告渠不在
子初在子晚途既為外郎奕々有光顧視要路將翱

將翔云何不淑天嗇其祿如子之身百身奚贖嗚呼
哀哉豈無友朋子獨我惇情義周旋有踰弟昆當其
乖睽書每見存遠致藥物輔我本根子歸毗山我家
旁縣百里相望不得數面子昨念我携孥以來我時
妻喪事典意乖有愧此勤未克往報不圖一朝乃得
訃告我方瘡寒病卧于寢失聲叫呼淚注席衽遣吾
兒行薄寫我冑云我有瘳徃哭必躬嗚呼哀哉尚饗

茗溪集卷第三十

祭文 行狀

代祭王廉訪文

在昔成周化一內外則有行人誦道志意惟我
國
家典周匹休遣使自中分察九州惟公堂々獨稟忠
厚荐更使華績業滋茂惟時東南狂賊震驚來照一
方帝命老成自始拜公顏色温靖服誦堯言寶聳觀
聽謂公早晚將復於王起仆植僵我民是望攝提之
春服止里門奄忽變化奪此德人靈車則歸西指帝
鄉公不能言我民盡傷一觴之微古人所重千里長

送式酌以送尚饗

代祭李提舉文

惟公昔官淮甸賊兵薄城堅守不屈朝廷嘉之擢
部使者實治會稽某始見公溫然而和厲然而莊緩
而不踈清而若有容意其蘊藉有大通人者而恨其
未用未幾得疾遂病不起嗚呼其真可痛者耶抑某
之期公過也雖然公之節義既略見于前日天不報
其勤而奪之年悲哉尚饗

代祭張提舉文

昔者黠虜犯順樞密清河公以輔郡兵先入衛已而

抗論虜營守正不撓扈從朔方今

皇帝嘉清河公之忠寵靈其家而錄其子惟使者以
才能膺選任實刺浙部凡屬部之士民若吏聞使者
之賢能世其家且將以忠吾民也始至以疾告未幾
遂病以不起聞行路之人咨嗟惜之其縉紳士夫則
竊有恨焉曰清河公忠孝若是而天弗祐其子吾弗
知天道為如何也某承乏于茲與使者同王事曾未
及識其生也而視其亡能不悲哉酒肴之薄匪以稱
禮寓其悲也使者真聞知乎尚饗

代祭呂丞相文

維師尚父大岳之裔相彼武王于變代事光昭後人
克紹厥懿惟公之生英特偉異心雄萬夫身兼數器
拳、愛君曾靡敢易天固畀之其必有意公實自以
遭遇不泄義所當為九殞弗避帝嘉乃績社稷是利
謂督不忘俾踐厥位再持魁柄誕埴品彙慨時艱難
志等外內出入將相文武兼備命圭崇、赤舄几、
秉旄仗鉞富貴終始 天子有命公實至止分陝之
重將公是倚俄以病告弗克入侍我時視公尚能強
起顧 精爽何恙不已遽公之歸閱日未幾遽聞訃
音失聲嘆喟喬嶽峯權壑身夜遊我不意公而乃至

是朔風永懷淚溢兩眦寓此一觴尚公不昧尚饗

臧記室行狀

曾祖 祖父

公諱詢字公獻湖州安吉人世居于梅溪少孤事母
朱夫人以孝聞諸元^兄覓舉以公任家事公竟不憚私
取書讀之皆適其義經理內外不廢孝養諸兄憐而
教焉始授之書淹貫如老成人未幾肄業太學毅稱
籍甚及元豐二年進士第調歙州黟縣尉再調睦州
桐廬縣令丁母夫人憂服除 朝廷以公元豐舍選
除汾州、學教授任滿改宣德郎知淮陽軍下邳縣

事遇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賜五品服授簽書廣信軍判官
廳公事未赴時相萬公有旨召對除太僕寺丞踰
年遷鴻臚丞坐太僕誤支馬事免所居官更二年始
復除管勾元豐庫明年遷諸王府記室叅軍中間序
進及經八寶赦恩至朝請即大觀四年冬以疾請致
仕卒于京師享年六十實十一月壬辰也公性資警
悟筮仕不習文法嘗曰儒者安事三尺碩理之所在
何如耳事無鉅細應教剖決徐質以法往契今信
道自將不憚強貴在桐廬時使者行部令而下欵板

道左使者輿仰視不降接公挽僚佐無得前揖使
者怒擯懸事無所得復陰遣吏伺公短吏因緣擾民
公呼治之以聞使者心嘉焉縣有兵官繩治卒伍差
峻東南卒素驕至是銜怨連結謀入縣盜庫兵為亂
邑人大恐告公曰寧有是事翌日方攬訟牒卒百
餘輩聯裾相屬驟至于庭左右股懷不自持公若無
覩徐呼前日而輩遽至庭下顧令不揖且無所言豈
今有負汝乎皆四合無角我矣官實見虐公曰吾以
為令負汝也若兵官見虐令其為汝移半紙檄請於
郡即黜之耳且吾聞邊陲士卒冒矢石忍凍餓至相

枕藉以死而輩寒則索裘飢則命餉父母妻子嬉怡
在前官家恩汝厚矣吾恐汝不能有此逸樂將自禍
也公及覆諭以禍福卒衆相視解裾羅拜既出猶偶
語公謬為劾兵官狀及遣所親陰白諸郡，識公意
即日檄兵官去卒衆遂解其後稍移易離其謀黨得
渠魁十餘人治之邑人以謂非公机辯敏給變在漏
朝矣同僚有坐累去官者累重不能歸京師至乞食
于道公聞之出俸錢并培僚佐得二十萬遣人訪之
乃依古祠宇問方從人丐百錢活旦暮及得所贈涕
泗交下貽書謝公并致弓矢且曰吾出入塞陲寄此

為命者將數十年以君能活我故用為報公及其弓
而納其矢為其周人之急類如此下邳部民有為逋
責所急縊死田間者其妻引富人為仇公按問無狀
即日出之已而果謬聞者欲仗曰是公明可及也果
敢不可及也公家甚貧持身益廉收養孤甥及族黨
之貧不能婚姻者以身任之無難色中間仕宦齟齬
困于京師親戚仰給有不安者公喻曰業已託我雖
飲水不相捨也與人交擇手出肺腑了不見畦畛抵
掌談辯雜以詼笑聽之袞々令人忘倦得酒輒醉萬
事都損便若超出世外其為文章不蹈襲前輩一語

落筆數千言淹頃可待尤喜為詩辭格雄麗士大夫
往、傳誦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公三娶初許氏封旌
德縣君次舒氏壽安縣君次裴氏南華縣君一子寧
以公致仕補將仕郎明州奉化縣尉二女長適將仕
郎江寧府上元縣尉吳橐次適從政郎劉某孫男一
人曰協寧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縣某鄉某山
之原既葬五年而寧卒協以寧命屬某狀公之行將
句銘於一時鉅公且表之墓上嗚呼以公之器業宏
遠不大用於世而蹭蹬以死豈命也天異時執政蓋
有知之者且將峻擢公出詰劾直不能委曲伺人意

用是中輟嘗曰吾以胷中介、者與言語文字卜知
於人過是非所能也幸見用臣不勉不然始已耳嗚
呼其賢哉謹叙其事如石以俟採擇謹狀

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

曾祖原贈少保曾祖妣方氏贈榮國夫人

祖渙贈太師嘉國公祖妣孫氏贈秦國夫人

父彥脩贈少師妣丁氏贈淑國夫人

公諱典求字必先世為吳興德清人按沈氏之先於
周為子男之國其地即漢汝南羊興縣沈事是也魯
昭公二十二年為吳所滅已而後見至定四年又滅

於蔡沈遂不祀其後子孫分散漢晉之世著名簡冊者蓋有其人至云朝而盛象于武康之臨溪唐天寶間折臨溪為邑是為德清國初雖稍微而公之族祖暨諸父以儒學踵取名第至公乃大光顯望于吳興公自少穎異讀書屬文不煩教督識慮辨詰已如成人未冠以藝業試鄉校流輩莫與爭長公既了少師公襄自以家素貧之母夫人以已為命相与致志於學律身益嚴未幾薦名鄉書尋為太學生試選屢魁多士名稱蔚然及政和五年進士第授漢陽單學教授以道遠不便親養改常州學教授任滿授

秀州司兵曹事兼推勘公事公治獄不以委吏事皆躬決多所平反再歲丁母夫人憂服闋除太學錄靖康改元至京師遷儒林郎除太學博士建炎初車駕幸廣陵公始赴官同薦改通直郎會罷太學除通判明州改兩浙路提舉市舶未赴御史薦公對便殿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過失遷兵部員外郎公自劾以為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上感寤行公言更除殿中侍御史被旨鞠獄江外車駕巡海上公還趨行在所奏事尋扈從至會稽而虜寇尚留江左公首陳追襲之計不果用是時江浙創殘之餘盜賊

繼作民蠹未除吏姦滋甚憲網濶疎追論同知樞密院事兩浙西路宣撫使周望擁重兵于吳門不能扞蔽晚身先遁以至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降賊並緣為姦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時占象者言而北有赤氣蔽天中有白氣如練犯北斗文昌紫微公極論時政得失若遣使省陵寢定駐蹕之地宰相不可虛位及用

祖宗故事令叅知政事與宰相輪日知印諸將兵各立軍額蠲租賦以寬民力信賞罰以明功罪凡十許事尋除侍御史宰相以年少驟進不更世務公上疏

極陳恐誤國事 上初難之會近臣季陵獻言宜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付之以事仍諄臺課為國變人勿復再言出榜朝堂公曰自古豈有禁臺諫不言者乎復論列其略曰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獻可替否臺諫之職也任使失當則其柄移獻替伏宜則其職曠是以自古明哲之君開廣言路所以防蔽塞而杜私邪上下相須乃成治道今乃詔宰執用罪戾之人而令臺諫勿言是必不識事體之人特淺狹自私之見文巧偽觀望之言以誤 陛下使 陛下虛負拒諫之名何其不忠之甚也且自古以來有責臺

諫以不言者矣有旌臺諫以能言者矣未聞明揭榜使勿言也翌日上為降札季陵身為侍從乃復疑誤朝廷上言乞詔宰執用蔡京王黼張邦昌苗傅劉正彥等一時罪戾之人箝閉臺諫使不得言欲收惡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侍即與在外宮觀沈典求上疏乞明指獻言之人顯行黜責其論為常至云變朱成墨指鹿為馬言太深切使大臣不敢安位可罷侍御史除職與郡尋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次累月上思公有旨召還再除侍御史上嘗從客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對曰王安石以己意

變亂

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亂乃為美新劇秦之文馮道在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于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姦偽百出僭亂之萌實由此起自熙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沉溺其說節義彫喪馴致靖康之禍巧偽賣國一時叛逆尚違典刑願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為臣不忠者先是上欲究僭偽事因公有言上大感悟公再居言路附麗

前宰相用事者意公悉論出之公聞之曰近世朋黨
習以成風凡人材不論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
蓋上之人驅之使然余待罪言路荷上知遇第當
分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余之職也豈可謂一
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止擇一二朋
附稔惡者列于上群情遂定明年春駕幸臨安遷
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公極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
議上下二卷上之上用其言始定營田之議禁衛
單寡兵權不在朝廷公上言仰惟陛下移蹕東
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

唐自府兵彊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禁兵外有諸鎮之
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
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
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
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浙部
滯兩害稼穡公上疏云伏見中夏以來霖雨過度浙
西數郡之田垂熟淹沒者十七八民有饑饉之憂徽
嚴州水泉暴湧浸城郭漂廬舍比者臨安火延民居
無慮萬餘家甚於去歲會稽之變豈小異哉仰惟
陛下遭時多難厲精為治宵衣旰食靡遑康寧天地

顧臨宜有福應然陰陽乖和災異仍見 陛下亦嘗
於行事之際思所未至者乎苟為至焉則亦加以
誠而已矣子思曰誠則形形則著誠之至也參天地
賞化育况於行事之際厥類章章靡有不著者也今
九廟丘墟 兩宮隔絕夷狄之禍未殄僭叛之黨未
平下民罄 厥亂思治以日為歲痛如焚灼觀此災
異心析骨驚而談者至謂澤國夏潦地氣使然火延
民居救者不力宜不足勤 聖慮臣恐此言日聞誠
意日替臣是以淚流落而不自禁也 陛下誠以臣
言思之凡 陛下所以畏天愛民用人聽言進

祖宗之法惇骨肉之親薄閹寺之權正宮闈之化一
出子誠乎容有勉強而行之者耶長天不以誠則工
祝雖具近于致瀆愛民不以誠則 詔令雖繁終於
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諛間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
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士追
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惇骨肉之親而不
以誠則不無猜嫌薄閹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
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
外示撲素而奢靡之習猶在凡 陛下見於行事臣
固知一出于誠而非勉強然臣所謂說 者願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誠意既修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旦顧為福耳 上嘉納焉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發至 行在所公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器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礼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面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指之戒 上悉從之公在言路首尾四年凡所論列不避權要頗忤時宰意至是改除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

士兼侍讀未幾除龍圖閣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公以疾乞置閑散改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春除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公到官招集流亡俾之復業異時士卒憑陵居民聞公威名重足一迹無敢犯法咸德並行內外晏安秋八月復以吏部尚書召尋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九月除叅知政事是時虜偽入寇兵已壓境 上決意親征訖有成功公居帷幄實典其事 上親御翰墨書車攻詩賜焉再歲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之出也以在政府凡所議論皆

出臆見無纖毫附附督府治兵欲火舉公弗與聞公
日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
去上不得已而從之 駕幸平江明年春以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召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 駕至建
康遷知樞密院事公首陳恢復之計練兵市馬積粟
聚財分布將帥以待機會而同列不察疑公沮之且
冒昧欲舉卒不克就 上憶公初言決意召公蓋欲
大用僅閱累月得小疾一夕薨實紹興六年六月甲
子也 上痛悼輟視朝一日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賜
水銀龍腦以歛又賜田十頃以恤其家以今年季秋

之甲申葬于邑之永和鄉馬鞍山之原娶同郡范氏
贈吳興郡夫人夫人有賢德先公四年卒三子曰雲
紀右從事郎曰雲章右承務郎曰雲卿未任以官息
女三長適左從事郎兩浙路轉運司準備差遣元益
餘在室公自被遇簡知歷御史三院於內外事知無
不言前後論列幾四百奏其間如收攬主權愛惜名
器斥遠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覆言之至於糾官
邪劾賊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縣抑配擾民獄
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來進戰退守之
策積穀訓兵之要不可槩舉 上以公論天下事淹

練通達克己聽納言之切直自敵以下有不能堪者
上不罪焉一時臺緹自公大振武將詞救其下必曰
汝不識沈中丞耶其見憚如此大將入覲有進繒帛
方物者既分賜六宮公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
以來進獻稍侈今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時
方暮夜上得公疏即命追取斥還仍降札諭公以
感泣草謝自以不世遭遇蒙上聽納無愧古人顧
未知效死地耳公自為執政凡所規益雖家人莫得
聞所薦人才至多受薦皆莫知也上每以知人稱
之自小官至宦達攻苦食淡處之晏然天性孝友

所得俸祿以給宗族兄弟無難色於文無所不能晚
歲益工尤善為詩引類託興有作者風氣凡人以為
難者公熟視落筆便造壺奧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
十卷藏于家一止從公游踰三十年自鄉校至立
朝雖有出處契闊之異而相厚之意不少哀公嘗見
薦為御史屬官初未嘗言心獨識之然知公莫詳焉
竊嘗嘆息以為君臣之遇自古所難有聽諫之君又
有能言之臣然後君臣俱榮名譽日彰不幸而無其
臣則君雖有屈己聽納之誠心而言不足以發之遂
至于兩無稱焉可不惜哉若魏證之遇太宗韓休之

遇明皇包拯之遇 仁祖公之遇 主上蓋所謂君
臣俱榮者矣雲紀屬一止狀公之行將求諸立言大
君子誌公墓公名節之偉議論之懿縉紳所共知也
一止不敢私謹狀

茗溪集卷第三十一

外制

田永年乞將父寶為建州軍賊殺死恩澤
補女夫許登承信郎

勅具官某朕於死事之臣未嘗不惻焉動心思其族
類惟恐或失所以勸義士而羞叛人也爾其異姓之
親與需命秩宜知自節以稱所蒙可

桂陽監司理李圭權平陽縣令趙景韓推
恩各合循一資

勅具官某日者湖湘之寇負固阻險侵軼郡縣至煩

王師僅乃克滅軍須辦給爾典有勞第賞進階國之常典可

吳希祥降一官仍罷邵武軍通判

勅具官某朕念大江之西俗習輕悍選擇能吏固將安之爾為州治中始聞潢池弄兵之警詭求避去便文自營朕何賴焉論者以聞罪其可遣貶秩一等免所居官是為寬息毋怠循省可

前辰州沅溪令王汲禦盜有功循一資

勅具官某曩者鼎澧之間盜賊竊發迄于平定爾典有勞賞以懋功國之典也可

宗亞昌云曩者荆江郡縣陳撲云狂寇弄兵侵

軼旁近
下詞同

進武校尉張安道三正臣差齋文字過界各典轉一官

勅具官某尔等傳命越疆成以能選進官一等以為爾寵往其勉之可

樞密副使左通議大夫王庶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朕緝熙庶政允資左右之良體貌大臣務極始終之遇雖進退之間或異而内外之勢惟均具官王某氣稟直方學兼文武夙負敢為之略獨高應變之方草

木知其威名夷狄問其年狀朕念兵民之大計求縉
紳之實能召自遠方俾還延列旋授樞機之柄方須
帷幄之籌何引疾之甚堅屢抗章而莫止眷湖湘襟
帶之地連東南形勢之區疲眊未蘓鄰盜僅息是用
開元戎之巨屏錫祕殿之隆名勉為朕行徒得君重
勿謂長沙之地狹亦足回旋端知隴右之風流尚荐
慷慨服我明命佇觀壯猶可

中書舍人勾龍如淵除御史中丞

御史列職皆朕耳目之官而中執法實為之長其任
重矣苟非其人朕不虛授具官其蘊經濟之術負絕

特之才拔自時髦荐更器使學通以博若賈誼之明
治安論正而堅若陸贄之本仁義每獻可而替否不
吐剛而茹柔迷其立言足以華國考稽公議益簡朕
心是用命爾摠持憲綱以肅在位俾中外士夫知朝
廷之尊有簡書之畏則予汝嘉是曰稱職可

游損除太府寺丞

勅具官某太府之職出納邦財丞於其間事任惟劇
爾詳練通敏有稱于時往寃乃心用觀來效可

知洪州李光除吏部尚書

朕憂勤在御當饋興嗟思得耆艾骨鯁謀國不貳之

臣獻納論思以裨予治以表庶工俾四方萬里之遠
聳聞而跋慕知朝廷之尊不待告令而民自化焉碩
不偉哉具官某師古聖賢執義堅固志節之厲凜如
秋霜被遇累朝終始惟一出入中外險夷屢更朕熟
察其所言又詳試之以事蓋有日矣是用召從藩屏
還長天官激濁揚清惟爾之舊謀猷告后益罄厥忠
使朕知人之明不愧于古爾則典有無窮之聞可

郭師偉宋元換給付身

勅具官某爾守往者奮于行陣嘗有顯勞賞不踰時
既霑渙渥申以書命其益知榮可

宋亮臣幹事回轉官兩資高震轉官一資
勅具官某服勤奔走嘗有顯勞序進一官以為爾寵
且用以勸來者可

王利用除秘書郎

勅具官某圖書之府儲養英俊猶藝材于圃時而用
之爾文學志行秀于士林所謂豫章梗柎者也丞郎
之職其選甚高益勵爾修以俟採擇可

吳世才世雄以父歿于王事各得恩澤一

資

勅爾父董所部兵與賊決戰至於殞身朕心閔焉疏

思其孤以慰九泉以為爾寵可

李珣贈官

勅具官某昨者虜犯何朔遠近倣擾士大夫去職避難志求苟免者終不得免焉爾以州從事之卑奮厲捍敵與城俱亡可謂知所處矣自古有死爾亦何憾畀官二等并錄其孤精爽如存尚克知享可

高永儀軍中起復 張全同 安岳同

自昔名賢雖宰一邑而要經從戎當世不議其非蓋知所急也况爾有位于軍服勤既久乃欲以家難去職其可乎哉孝有移忠禮有奪情爾無憾焉可

刑 曹璉除湖北路提刑宗樛除潼川府路提

勅具官某朕惟荆湖巴蜀之地遠于朝廷刑之頗類獄之放紛吏治之無良民情之多疚至有不得而聞者况得察治之乎則部使者之責固亦重矣尔等性資通明藝能果達或選自即省或擢從外官分畀一道之權以觀底績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母從詭隨以謹罔極刺舉之能於是乎在其勉服古訓以副朕心可

安邠除荆湖北路運判李倫清除淮南東

路運判

勅具官某朕念荆湖之北長淮之東民食尚艱兵儲未廣惟時漕計之臣非有机智絕人彷彿晏翼之流者豈足以當是任哉尔邠通於吏道譽處甚休尔倫清才高識明動有可紀是用命尔分行一道其庶幾悉乃心力體朕至懷俾民不病歛士無飢色則惟尔能嗣有褒寵可

茗溪集卷第三十一

茗溪集卷第三十二

外制

周秘知婺州

續改知紹興府

朕修明庶政如惠黎元幸求法從之良增重蕃宣之寄矧惟婺女股肱行朝川壤相連俗習未遠顧所與共理俾無愁嘆之聲則選任之間詎可不遴具官某沉毅而有斷疏通而不浮盡見古今之書周知事物之變粵從簡拔屢罄忠嘉徧為耳目之官實任紀綱之責奉祠均佚閱日既多復畀名邦蔽自朕志尔其服我訓告兼懋德威綏厥善良鋤其蠱賊豈特一方

之民安尔之政亦使列壁聞風而勸焉顧不韙哉可

歐陽懋知平江府

勅眷惟吳門密迩王所今為重地雄視他州必得秉
心有常之人任以典我共理之責具官某行義純固
得於必成問學淵源實由世濟頃從禁路出典舖藩
不求赫赫之名綽有優優之政奉祠均佚閱歲滋多
爰錫命書再分符竹尚體丁寧之意毋忘豈弟之風
俾潤澤及於京師愁歎消於田里是乃稱職則予汝
嘉可

魏良臣吏部郎中

勅具官某銓衡之任雖號劇煩入無覬覦一本資格
然而用非其人則吏得以持可否之似以見欺士或
至懷抑厭之嗟而莫訴此朕所以遴選而不敢輕也
尔頃以雋不嘗更任使秉心忠實不敢告勞肆予命
尔列職天官往究厥心以佐而長惟察惟法則庶幾
焉可

中書舍人蘓符磨勘轉官

勅朕稽有虞考績之規叅成周計吏之法命秩有等
率三歲而聽遷資格既明巧一定而不易具官某砥
名礪節見于身修種學績文自其家法召從孤外擢

寘周行領中秘之英游訂曲臺之茂典旋躋禁路命
演綸言豈特爾雅深厚之辭增光乎國體抑亦稽古
禮文之事有溢于前聞至於會課三銓進官一列報
雖由於積日寵實自於知勞益懋乃猷以觀來效可

張希亮國子監丞

勅時巡以來監學之官典弟子員皆闕而不置惟學
政之不可廢者屬之於丞焉爾行能甚修見推朋輩
往祇厥事毋或墮偷可

梁汝嘉戶部侍郎

勅朕念軍興以來費出無藝邦計之任付委匪輕博

選一時之良莫如已試之可具官某智周於物用適
其時左畫方而右畫圓從容不亂進成規而退成矩
風猷可觀荐更劇煩造處中外益信乃言之可績寧
惟所至之有稱方今民食尚艱與地未復戶口之賦
既狹山澤之利寢微官曹晚廩以指期師旅列屯而
待哺惟爾得古人心計之妙知天下利源之歸觀厥
盈虛制其出入倘生衆用寡而濟以通融之術則貫
朽粟腐有同於全盛之時惟既厥心毋之吾事可

孫叅政近封贈三代并妻

曾祖吉甫可特贈太子太保

勅朕眷求真賢置諸左右乃一德一心共圖庶政既登進厥位爰錫渙恩追賁其父祖以及大王父於典禮舊矣具官某曾祖某抱負仁義含章不耀積善之慶燕及後人用能有此曾孫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正秩二品告于幽泉尚克知享可

曾祖母張氏可特贈昌元都夫人

勅國朝之典中外百執事秩通朝籍與法從之臣追賁其先大者僅及父祖惟執政之官寵逮三世其積深者其報遠其體重者其數優盡事之稱也具官某曾祖母張氏柔嘉之德惠于宗工勤儉之風聞于里閭慶鍾其後是生曾孫為我碩輔故於登用之始爰加脂澤之封正位小君以光泉壤可

祖珣可特贈太子太傅

勅盛德之報古有成言不于其身于其孫子故高門以俟廷尉植槐以望三公自是不疑應若影魯而况苦心焦思種學績文不倦於時齋志以歿則造物者愍焉啓其後人既以祉福亦何足怪哉具官某祖某負絕特之藝通古今之書四與計偕聲華卓偉一命弗逮再世而昌厥有賢孫登貳政柄為予腹心是宜疏恩寵賁私廟青宮亞傳禮秩兼優用侈爾有孫之

榮亦昭我得賢之慶可

祖母張氏可特贈德陽郡夫人

勅天之報施善人初若無意夷考其事實相後先譬彼服田是穡是藁乃克有秋譬彼泉源是流是鑿其流則長蓋所謂疏而不失者也具官某祖母張氏婉孌德行宜其家人報不及身溢于尔後惟時聞孫作朕良弼登用之始疏錫大邦尚其不亡服此光顯可

父故贈光祿大夫擇可特贈太子太師

勅士有砥名勵節見於身修沉伏下僚弗克施用以訓其子為時英隕光輔國家澤及庶類則褒崇之典

賁其私廟蓋理之宜而朕不敢有愛者也具官某父贈光祿大夫某學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孝友名於一鄉視古卓行而無愧惠愛存於兩邑方今循吏為加優位不稱德報不及身施于弼臣始大光耀謀猷入告皆尔之餘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正位官師中加愍典以顯教忠之效以寬陟岵之思可

母金城郡夫人李氏可特贈博平郡夫人

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石窈之賜實始啓封視命數之等威為褒崇之隆殺至於忠孝克備名位兩崇自非德門其惟有此具官某母金城郡夫人李氏率憲

蹈禮蔚為婦師令則休稱溢于女史是生賢息為朕
寶臣於其柄任之初載稽彝典錫尔名郡于前有光
陟此之思碩莫追于既往春嘗之寵尚克計于無窮
可

妻淑人鮑氏可特封永嘉郡夫人

勅朕惟公侯之貴得位與時化刑于家澤逮其下豈
特身修之效抑其內助之由故鵲巢采繁之作見於
國風其來久矣若其命之不淑弗克同其安榮在於
人情有歎然者則追賁之典其可後哉具官某妻淑
人鮑氏柔惠肅雍能執婦道克相君子以成其賢雖

善行有加而福祿未究爰正小君之號仍開大郡之
封祿服之華副珈之飾併為尔寵尚克欽承可

書令史嵇洪出戍與叙右迪功郎

勅具官某尔服勤戡事閱歲既多俾列文階往從補
外其尚知勉以稱茂恩可

陳惟忠以父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勅具官某昨者虜犯襄漢尔父抗敵至殞厥軀朕心
閱焉䟽恩其孤以勸義士以慰九泉可

王縉直秘閣知常州

勅具官某自昔良二千石未嘗不以奉法循理為先

而以威嚴輔之鋤其強梗害民者而已今則不然以
苛刻為吏能以惠愛為選慎鞭笞赤子以取辨給豈
非為治之意初不在民苟欲自見其才者邪嗚呼茲
非朕之所聞也毗陵近郡朕肱行朝以尔遺補之舊
慈惠明察識朕愛民之意不求知聞錫之左符重以
中秘寓直之寵徃其勉之可

柴萃擬右宣義郎龔表封崇義公監周陵

廟

勅具官某朕若稽前古於先代之後思有加而不替
焉禮也尔周之裔孫於次當封俾進文階以承祀事

徃其欽哉可

茗溪集卷第三十三

外制

崔邦弼朱中興叙復軍賞轉官

勅具官某爾捐軀抗敵屢立戰多載疇昔勞中以書
命益思勉勵以稱所蒙可

汪藻修史成書陞顯謨閣學士

勅朕任賢能而責實惟恐或遺懋爵賞以勸功不敢
有愛矧禁林之舊德著藝苑之殊勞可無渙恩以昭
至意具官某學貫九流之邃才絕千人之英曩膺使
令服在近密宗論宏議有補於時大冊高文悉出其

乎悼念兩朝之故實曾無一字之遺餘出自爾心不煩朕訓緝文辭於斷簡問黜陟於故家遠近異同靡差歲月品章條貫燦若日星搜羅旁遠於側幽誦憶不忘于寤寐左思作賦既殫十稔之勤馬遷成書自立一家之法此其來上深用歎嘉就陞延閣之華申錫贊書之寵豈唯今日見國體之增光抑使異時并爾各而不朽服我休命益勵厥修可

艷延祖孟處義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惟軍興以來典籍散逸兩朝故實罔有遺餘肆命儒臣俾加纂集成書來上煥若日星載

嘉積歲之勞抑有乃僚之助爾等脩潔博習富於藝文懋賞稱功就官一列服我休命其尚知榮可

康順荀得以軍功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爾鄉者奮身捍敵第功甚明懋賞進階以為爾寵其尚勉旃可

曹芬循文林節

勅具官某鄉者南安近邑狐鼠嘯呼旋踵就擒爾與有力進官一等其尚勉之可

張學換給付身補右從事郎

勅具官某爾以白丁從軍屢進官秩閱日既多朕方

懋爵賞以勸功雖若爾者亦不遐棄申以書命其益知榮可

李彪換給父陣亡恩澤付身

勅具官某鄉者爾父奮身抗敵死於忠義思逮其子既閱歲時申錫命書以光存歿可

夏侯旦捕寇有功循右從事郎

勅具官某海隅之民憑恃險阻殺略人而奪之貨無歲無之爾督捕俘獲厥贓甚脩朕心嘉焉懋賞進階其益知勸可

王勝叔復敦武郎

勅具官某爾以事貶秩在洗心前甄叙之恩務從優此宜知奮勵以稱寵榮可

江端卿王琮劉居海並贈官與一子恩澤

勅具官某爾等為督捕之官捍賊殞身職也人孰不死泯然無稱與草木共腐者多矣爾何憾焉用錫愍章并錄其子以慰爾靈以為義士之勸可

吳武陵獻更化論循兩資

勅具官某昔漢文帝戒張釋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朕于是知人主所求貴適於用非以甚高難行之言不可迷及之事為足說也爾獻書公車勉朕更化滌

陳件別粹然可觀詩曰無言不酬懋賞進階以為爾寵且為能言者之勸可

劉敦常向子昌祝師龍各降一官

勅具官某大農之錢實國經費凡其出納各有司存爾等無所稟承果於移用章劾既至朕何敢私聊禱一官以戒來者可

吳時澤降兩官

勅具官某爾律身不嚴陷于吏議比從閱實過惡暴陳服我寬息其知自訟可

韓昭叙復右中大夫

勅其官某曩者命將授師列屯江右舡粟往哺爾期積愆念頗閱於歲時亦既經於蕩宥甄叙官秩以觀後圖可

劉子翼上官瑛許克明蔡宰陳大輔並降一官

勅具官某國之經費是在大農其郡邑賦租與戶口登耗之數有不得不察廼者命取其凡上之省戶稽其多寡而勸懲焉今部使者以爾過期不報劾章上聞罪其可寔貶秩一等以罰其偷且為來者之戒可趙俊等以戰功轉官

勅具官某曩者瀕江郡邑群盜肆行爾等擐甲先登
屢見俘獲有嘉忠勇序進官聯服我茂恩尚圖來效
可

左修職郎陳最改左承事郎

勅具官某爾以儒生習於韶畧論議根據靡不窮
沈伏下僚莫克施用以功自見朕用汝嘉錫之渙恩
俾偕京秩其思勉勵以稱所蒙可

魏堯臣等起復補官

勅具官某朕得忠賢授以使指俾其考度自擇乃僚
爾等起自奪情就如命秩是為異數往服厥勤可

淮西叅議官李健叙復左朝散大夫

勅具官某爾鄉者坐累貶秩在洒心前更閱歲時復
見錄用甄叙一等滌爾丹書服我茂恩尚圖來效可

李回追復資政殿學士依條與遺表恩澤

勅朕禮遇故臣事存彝典極哀榮之終始悼生死之
乖朕爰錫贖書用昭至意具官某早登臚仕被遇累
朝踐更使令出入中外輔朕艱難之際粗殫夙夜之
勤繼緇兵符出臨方面屬毀言之亟至顧顯狀之未
聞方從真館之游遽有重泉之恨念既經于蕩宥亦
頗閱于歲時憫爾沉寃假之異數正隆名於祕殿衍

餘澤於後人朕無愧於昭天爾尚圖於結草可

茗溪集卷第三十三

茗溪集卷第三十四

外制

都虞候郭永王全劉千等遇明堂大禮合

該換授忠訓郎

勅具官某爾等各在赤籍積日累勞易界官職是為
舊典徃祇厥事以稱茂恩可

成忠郎楊青軍中失火降一官

勅具官某爾居師屯不戒于火自速咎戾其又奚言
姑禡一官俾知循省可

忠訓郎魏存謀要打劫降五官

勅具官某爾為田官不能謹身容納匪人與通姦利
貶秩五等是為寬恩可

杜琳降官

勅兵法曰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一軍
之中如身使臂使指上下內外罔敢差池一有不嚴
則為亂階漸不可長其官某早以材武見推輩流命
統偏師列屯以守而乃奉令不恪遣卒越疆規求錐
刀旋致亡失大將言狀朕不敢私姑貶階官以戒來
者是謂寬典其務省循可

郎誠以妻父朱弁奉使未回恩澤補承信

郎

勅具官某信使出疆淹時未返惕然興念厚恤其家
爾惟外姻膺此命秩其知自飭以稱寵榮可

寇忠陣亡贈承信郎與一子恩澤

勅具官某爾奮于行陣固敵是求今爾殞身朕實有
愧寵以命秩并錄其孤魂而有知歆此至意可

顏魯公遠孫師與補右迪功郎

勅具官某朕遭世中否思古興懷眷唐室之多賢壯
平原之大節英風可想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儼然至
今猶有生氣訪求遠裔僅齒齊民肆加異恩寵以命

秩錄功臣之世朕無諄於周詩對前人之光爾尚存於家範可

劉大中落職依舊宮祠

勅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亦復蓋稱不孝豈有居儀刑之重任為名教之罪人民罔具瞻朕有逸罰具官某頃由過聽擢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大用忘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爨煙不同寢疾弗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人誰無親咸所切齒覽彈章之沓至知公議之靡容其鐫秘殿之崇尚即真祠之舊噫始終之遇朕猶屈於彛章喜懼之年爾盍圖

於改事可

林子堯等補保義郎係從賊黨出首自新勅具官某慶賞之設非但勸善苟知過而自新則亦在所錄焉蓋忠厚之至也爾頃陷非類晚而悔之轉敗為功審於自擇寵之命秩其尚知榮可

殿前司拍試到舊行門孫佐王節周宣李勝等武藝與換敦武郎

勅具官某爾以虎士警衛周廬易畀官職是惟舊典服此休命無改厥勤可

王庶落職宮祠

勅朕履茲艱虞靡散寧處惟是二三執政任之不疑
庶幾左右宅師用底于治朕或懷徇私之志無憂國
之風論日以乖朕將安賴具官某曩更中外粗閱歲
時召自藩維服在近密授以樞機之柄俾參帷幄之
籌所異同寅以克有濟而乃大言惑衆小智飾姦既
陳立異之辭旋百壞成之意儻謂和戎之非策則雖
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留始欲脫身而要譽第
務死黨寧知有君顧已照其肺腑尚曲全於體貌假
之異數出殿大邦屬公議之既喧匪私心之敢貸其
鑄祕殿往即真祠噫才各有長爾豈無用任過其量

朕則使然服此訓言毋志循省可

泗州兵馬鈐轄趙時奉命有勞轉一官

勅具官某爾總戎之官厥或既修傳命越疆亦著勞
效進秩一等以示寵褒可

保義郎李全禦賊陣亡贈兩官

勅具官某爾以小吏奮身抗賊死不返顧彼爵崇祿
厚者能無愧乎古語有云寧以義死不榮幸生於爾
見焉進官二等用錫愍章尚其不亡欽此至意可

吳諒以妻父陳思恭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勅具官某朕閱夫忠義之士殞身矢石不得終于牖

下也厚恤其家以及姻黨爾獲露命秩其思所以稱之可

賈進賊黨自首補承信郎史宣歸正轉承
詞云尔耻于從偽自捧甚明有嘉其
忠起進官執申以書命其尚知榮
勅具官其爾審于自擇轉敗為功可謂智矣錫之命秩其尚知榮可

武平縣丞宋誠彥平虔賊有勞循一資

勅具官其鄰盜弄兵侵軼爾疆扞禦之勞達于朕聽進階一等以示寵褒可

嘉州第四將官高貺犯私罪降一官衝替

勅具官其爾不自飭陷于吏議罪涉已私弗可追已貶秩一等免所居官其自今戒哉可

權南豐巡檢高騰因本寨兵級聶成等作

亂勦殺靜盡轉一官

勅具官其卒驕倡亂威不素行非一日之積也錄爾倉粹弭亂之功而略其不素訓整之罪茲可謂厚矣進官一等其克欽承可

忠翊郎李侁元係尚書省額外都事陳狀

茗溪集卷第三十五

外制

禮部侍郎曾開除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

太平觀

勅侍從之臣朕所倚重雖出處之事各異而禮遇之意不殊具官某早以文學志行受知

先朝亟登要路淹留江海積有歲時朕眷求名賢服在近到庶幾論思之益其濟中興曾閱日之幾何乃抗章而引去辭情懇至慨莫得留寵之延閣之華俾即真祠之佚志爾身之在外惟我后之告猷時乃之

休抑朕所望可

恭州壁山普澤廟神封威濟侯

勅某神朕閱夫農夫之望歲愴々朝夕雨暘小愆籲天號呼若無所託命焉故於命祀之神有德於民一方是賴則惕然動容不愛褒崇之典以寵靈之旦俾其民知所報事有永而無替也今有司以爾神聰明正直未嘗出其靈響唯水旱疾苦之事有謂必獲聞于朕聽是用歎嘉錫之侯封以答神貺其服我休命益相彼民毋併歲艱神亦與有飲食可

右子牛衛將軍士濂依例合換武節郎

勅具官某朕悼叙近屬列處環衛厚其廩秩而不煩以官職之事至有欲自見其才願出補吏者亦所不拒烏爾寅恭造朝閱歲既久因其有請易畀官序俾之從政其率義蹈憲毋或惰偷以連官謗則予汝嘉可

王倫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迎請梓宮太

后交割地界使仍賜同進士出身

勅朕摠攬群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隆叅佐之職位在疑丞之次亶惟用德亦以勸功具官某字量坦夷機敏悟出先主名賢之後有流風遺

範之存事不擇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為道二國之言皆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辯毅然比馭之忠酈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效有溢前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闊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諗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還轅就承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毋之吾事噫復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冊可

藍公佐除宣州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

提舉萬壽觀充副使

勅行人之選自古所難故叔向進子負於朝以為道二國之言無私周家遺使必曰周爰咨詢蓋惟忠信之人而後可用信乎其不可不審也其官其淹練敏明習於故事服在近密頗閱歲時俾使殊鄰有嘉忠實是用命爾復為朕行今通好息兵既有成約輿地將復梓宮將還母后宗親指期可俟往從而長益殫厥勤肅迓還轅就承故壤陟爾廉車之峻以為行色之光服我茂恩尚圖來效可

傅嗣延等二十九人從使出疆有官人轉

官無官人補授白身先補承信郎進士先補上州文學有官人先轉三官

勅具官某朕選任近弼出使殊鄰一時從行悉聽自

擇惟川途之脩邈念王事之馳驅錫以渙恩超進官

秩初補官人云尚思勉以稱寵榮可

和安大夫惠州刺史李安仁特落致仕發

赴行在供職

勅具官某爾以和緩之術歷事累朝績效著聞度

越流輩雖告老得謝而精爽未衰其服故官益修爾

職可

南劔州沙縣民兵首領樂輝親獲兇賊余

勝等七人特與轉一官

勅具官某爾以智能率衆捍寇執俘折馘嘗有顯勞

懋賞進階以為爾寵可

劉錫知鼎州

勅鼎為湖湘望郡異時創殘行旅蕭然今流亡既歸

曰野加闢惟是存勞安集之政屬于守臣朕所遴擇

具官某執憲蹈義飾以文雅頃待殿巖識朕愛民之

意剖分符竹往慰彼民惟既爾心無俟多訓可

右承直郎楊抗時改次等合入官

勅具官某迺者選任近列出使殊鄰載嘉體國之忠

抑有乃僚之助稱功第賞爾實居先并敘舊勞俾更秩序尚圖後效以荅茂恩可

解潛罷軍職特除正任承宣使

勅侍衛之臣朕所倚重雖出處之事各異而眷遇之意惟均其官其忠謹不浮沉深有斷屢著扞城之略夙推經遠之才召自遐方再司軍政忽露章而引去諒雅志之莫回勉徇其私以均勞佚留務之職式寵其行惟爾以勲業自期見謂慷慨尚觀他日益展壯猶可

韓世良特與轉行左武大夫遙郡防禦使

勅朕制橫列之官以待異能之士其選重矣苟非其人不以輕授其官某沉機服衆義勇冠軍屢立戰功不自矜伐典司軍政亦既淹時肆因慶賚之行陟此高華之秩兼崇使號併示眷私爾其服我訓詞益殫夙夜要使旂常之績獨高伯仲之間則予汝嘉是日報稱可

藍公佐父安石特贈節度使

勅朕因心廣愛御于家邦厚往飾終存乎禮典具官某禔身有裕率禮可違祇事宮闈浸更歲月死而未泯尚克教忠爰申追錫之恩懋建節旄之重神靈如

在庶或知榮可

右承直郎陳陽上書可採持與故合入官
勅其官某朕不愛爵賞以來至言苟可施行則若已
出一爾以孤外慷慨獻書論議詳明有當朕心錫以渙
恩俾更秩序其益勉勵以稱所蒙可

忠副郎閤門看班祗候藍師稷換授右承

務郎

勅吳官某朕中道信使遠適殊鄰被以寵光悉無所
愛爾以從行之賞就易文階有榮耀焉其思稱此可
將仕郎鍾離咸亨以昨充計議使屬官循

一資合入修職郎

勅具官某鄉者委任信使通好殊鄰休兵息民既有
成約從行之賞朕何敢忘其服茂恩益思報稱可

權同知閤門事何彥良特與落權同字除

右武大夫

勅爵賞之設用勸臣上凡官修其方吏宿其業所應
褒進者朕無所受焉具官某謹厚恪恭服在近密更
閱歲月無改厥勤方將申九賓臚句之文儼百辟會
朝之禮簡求爾類無易舊人進秩橫階正名上闡益
思稱職以荅茂恩可

茗溪集卷第三十五

茗溪集卷第三十六

外制

郭仲荀除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勅諸侯朝於方岳未忘巡狩之勤王略及於舊都實
重居留之任肆頒明命庸示眷懷具官某賦性通明
受材英特兼子房之智勇慕郤縠之詩書夷險屢更
忠勤不替執干戈而衛社稷授桴鼓以忘身入侍殿巖
載肅貔貅之衆出分帥閫每寬疆場之憂建大將之
節旄加貳公之位號功高不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
州荐更戎壘悵遺民稔禍之久屬殊鄰修好之初故

臣流落以馬歸行旅凋零而未集是用疇咨宿望中
錫渙恩徃司管籥之嚴仍摠兵符之重惟爾拊摩疲
瘵勞來散亡慰父老之謳吟消田里之愁歎俾知朕
指有若親臨則予汝嘉嗣有褒寵可

張浚叙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宵
宮

勅朕福威在已操八柄以馭臣忠厚宅心不一青而
掩德矧惟舊弼嘗總百工可無拔拭之恩以示始終
之遇具官某天姿英特謀府靚深奮身孤遠之中相
朕艱危之際忠勤有偉勲伐未忘喪孟明穀陵之師

事非意出分孔戡東都之務歲已再更比通好於殊
鄰既言歸于故壤肆均慶賚用慰遐邇稍還官秩之
崇俾遂祠庭之佚朕心爾識報禮是圖可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依舊宮祠

勅上詞同

具官某器資方重德宇靚深蚤依日月之

光乃際風雲之會相朕初載共濟多艱一德保躬自
適隱巖之樂十年去國每勤故老之思比通好於殊
鄰既言歸於故壤肆均慶賚用慰遐邇申加祕殿之
崇仍即祠庭之舊朕心爾識報禮是圖可

趙瓘王昇陳裕趙軌差充 皇太后本殿

准備使喚轉官請給依中節人例施行
勅朕念東朝在道川陸阻脩豈唯跋履之甚勤抑
懼奉承之不肅爾等出自選擇超進官職惟謹惟忠
則為報稱可

右修職郎新邵州錄事參軍王健以淑倫
奉使恩澤改合入官

勅具官某朕委任近弼遠使殊鄰寵賁所加惟其自
請爾以猶子超進官職服此茂恩其思報稱可

進武校尉王用因軍功轉四資換授付身
勅具官某爾服在我行屢霑賞秩易畀書命于前有

光益寃乃心以圖所報可

左修職郎潮州司理王晞韓平反推正平
人蔡誠等九人疎放賞轉兩賢

勅具官某朕哀矜庶獄之不辜屢降詔旨丁寧熟復
俾四方司政典獄之官知所欽焉今爾以平反受賞
朕所樂聞服此茂恩更圖來效可

王銍進七朝國史列傳重加添補成書
共二百一十五冊特與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修廢典於風塵之後訪遺書于煨燼之
餘既累歲矣願中祕所得終有愧於士大夫之家而

史氏闕文亦或未補朕心閔焉爾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屬辭比事度越輩流迺者褒集累朝故實而附益以其所聞成書來上有嘉其勤序進官朕以為爾寵且以為多士之勸可

明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梁邦彥祇應大金人使有勞遙邵上轉一官

勅朕嚴貴實之政而以恕行之苟有勞能雖小不棄具官某機神敏悟多所踐更祇事官闈見謂忠謹迺者授館鄰使事每肅然不見缺遺雖爾以禮法自閑無所求取願于褒賞出自朕心其服訓辭益思來效

可

陳永錫等二十七人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上四句同前詞迺者授館鄰使爾等蒞事辦給罔有缺遺有嘉其勤序進官秩非特為爾之寵俾後之奉公有若爾者皆知勸焉可

左儒林郎前知南劍州順昌縣江鈿獲賊改官

勅具官某爵祿國之砥石所以厲世摩鈍而無所私焉今有司言汝有捍寇執俘之勞故於懋賞亦思所以稱此超進官秩是為汝榮其尚勉之可

徽猷閣待制潼川府路宣撫使邵溥誤收
試舉人降一官

勅法者天下之公無間遠近苟疾於此朕不敢私具
官某頃以時髦擢登禁路出總藩翰分國顧憂廼者
試士禮闈弗懲其濫有司言狀咎當誰執貶秩一等
以戒惰偷非特為爾設也服我明訓尚厲後圖可

藍師夔除閤門宣贊舍人

勅具官某上閤之職實相禮儀非性識通明不在此
選爾聞見習熟度越輩流徃祗厥官無忘報稱可

梁偉陳靖並為閤門祗候落看班字

勅具官某上四句同爾已試之效見推輩流其正厥
官益思報稱可

忠翊郎成道陣亡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石瑤同

勅具官某死者人之所以不免也至於死義死職之
臣則惕然愧之若不自勝懼其名之不揚也褒進官
秩以錄其孤使聞者哀而榮之嗚呼茲可以識朕心
矣可

武功大夫温州刺史吳本降一官

勅具官某爾所治郡旁連五溪盜竊肆行俗習相冒
非威德素著未有能綏靖者也今部使者言爾治無

善狀權移吏胥至於行旅居人起相撻擊茲可謂無
政也已貶秩一等以戒隨偷服我寬恩尚圖來效可

右承直郎侯公達換給付身

勅具官某爾以儒服奮身戎行亦既疇勞與霑官秩
載申書命益觀爾能尚勉之哉可

右朝散大夫程昌禹叙元降一官
趙開亦同皆魯

任微猷閣待制

勅賞勉罰偷者繫國之典赦過宥罪者時予之仁爾
名在丹書事存白簡頗閱歲時之久仍更蕩宥之恩
稍復故官俾從叙格服我明訓勵爾後圖可

樓炤除翰林學士

勅自昔有道之世建立規模必有能言之臣發揮德
意匪特功名之會亦惟聲氣之求用能訓告誓命之
敷不匿厥指庶幾虞夏商周之盛復見于今念方疇
咨莫如試可具官某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強識
博聞足以華國被文相德可用為儀繼東臺批救之
風擅西掖演綸之譽蔽自朕志兼直禁林當二國玉
帛之往來正一時書詔之填委意坦明而有體曲詞
折而不煩義激武夫茂興元戡難之略人知聖主似
建武中興之年遂拜為真固應錫命惟爾抱適用之

器處可為之時豈徒潤色之工更賴告猷之益使朕
小雅之政見稱復古則爾內相之任其永有辭可

茗溪集卷第三十六



